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学》， 第 15 节， 死刑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斯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讲课。这是第 15 节关于死刑的课程。

好的，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死刑和死刑。我们将首先研究一些在美国死刑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案例，然后讨论道德问题。

死刑是否是一种合理的惩罚形式？1972 年，弗曼诉佐治亚州案裁定，当时的死刑作为一种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方式违宪。当时，死刑的方式包括电刑、电椅、毒气室、绞刑和枪决。这是在注射死刑之前。

有趣的是，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多数票做出了裁决，但这五位法官使用或确认的主要论点没有一个真正相互重叠。因此，有五种不同的多数意见为这一裁决辩护，但他们都认为死刑违宪，因为无论以哪种方式适用，死刑都是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然而，对死刑的禁令只持续了四年。

1976 年，最高法院又作出了另一项裁决，即格雷格诉乔治亚州案。法院裁定，出于多种原因，死刑不一定违宪。首先，死刑可能符合道德标准，可能起到威慑作用，而且不是任意适用的。所以，这只是美国法律史上允许或认可死刑的短暂中断。

虽然你知道，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有许多州不适用死刑，但死刑由各州自行决定。在 1987 年的 *McCluskey v. Kemp* 案中，法院裁定，尽管杀害白人的凶手被处决的可能性远高于杀害黑人的凶手，但死刑并不违宪。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经常被用来支持废除死刑的论点。

以下是自 1976 年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以来，美国死刑执行情况的一些统计数据。在被处决的人中，56% 是白人，34% 是黑人，9% 是西班牙裔。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中，76% 是白人，15% 是黑人，7% 是西班牙裔。

在被处决的人中，只有 16 人是女性。在这里，我们讨论死刑时，最好先从对惩罚的一般理解入手。哲学家奥林和贝里给出了我认为最好的惩罚定义，也是我见过的惩罚的一般定义。

他们将惩罚定义为合法权威对被判定违反法律或规则的人施加的痛苦或伤害。因此，如果这是惩罚的良好一般定义，那么它需要适用于我们谈论惩罚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因某种重罪或轻罪而惩罚某人，还是因违反交通法或违反机构规则而惩罚某人，还是在家庭环境中惩罚某人。因此，我们使用惩罚这个词，并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环境和社会的不同层面上应用惩罚。

这种对惩罚的理解适用于所有这些情况吗？我认为是的。惩罚是合法权威对被判定违反法律或规则的人造成的痛苦或伤害。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就其目的而言，最好的或最合适的惩罚一般理论是什么。同样，这也适用于所有级别的惩罚，所有这些惩罚理论都可以适用。

威慑论者认为，惩罚是为了阻止错误行为，既包括特定案件中特定罪犯的行为，也包括受到惩罚的人的行为，还包括其他可能被诱惑犯下相同罪行或错误行为的人的行为。因此，威慑论者认为，惩罚是为了阻止或阻止不良行为。改造论者或改造论者认为，惩罚的目的是改造罪犯，使他们成为有生产力、守法的社会成员。

最后，还有报应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惩罚是因为罪犯首先应得惩罚。这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回应，尊重罪犯的自主权以及受害者的价值。所以这是对惩罚的三种普遍倾向，我认为你不必肯定其中一种而排除其他。

通常，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会倾向于强调其中一种观点，但例如，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报应主义者，并坚持认为惩罚的主要目的是给予应有的惩罚。惩罚是对犯罪的公正和公平的回应，它还具有威慑作用，作为一种积极的副作用或次要功

能，也可能有助于改造犯错者或罪犯。道德传统、道德理论及其对死刑的一般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些。

功利主义者要么为死刑或惩罚本身辩护，要么谴责死刑或惩罚本身，或者一般基于死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或危害。因此，功利主义者在惩罚方面会倾向于威慑和改造。在死刑方面，改造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功利主义者恰好支持死刑，威慑可能会在他们支持死刑的过程中占据突出地位。

在康德伦理学中，死刑的正当性往往基于个人自主权，即死刑实际上尊重了罪犯的意愿。许多康德主义者会这样论证，这也与哲学家黑格尔为死刑辩护的方式一致，即基本上，有人选择夺走他人的生命，而这样做，他们自己也选择了死亡。他们基本上是在向司法当局宣告，夺走我的生命吧。

我杀了这个人。也杀了我吧。这就是这个人通过杀人做出的选择。所以，这更像是一种康德式的方法，即支持死刑。

当涉及到自然法和道德神学时，在这个传统中，人们会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考虑来为死刑辩护或谴责死刑。而在这个传统中，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对于当今社会是否应该使用死刑，存在分歧。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赞成和反对的论点，我是这样安排的，一个死刑的主要支持者和一个死刑的主要批评者本质上是在用他们的论点进行辩论，尽管我从他们的文章中得出的论点并没有真正相互关联。

我把它安排得像一场对话，因为它们处理的都是相同的论点。死刑的主要批评者是雨果·巴达尔，他强调了许多其他人强调过的分配不均的问题。不公正之处在于，杀害白人的凶手比杀害少数族裔的凶手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而且这似乎具有统计学意义。那么，难道这不应该促使我们放弃死刑，因为死刑的适用非常不公平吗？如果我们在适用死刑时遇到不公正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死刑。死刑的主要支持者是 Ernest Van Dam Haag。

他对这一论点的回应是，死刑的不平等适用并不意味着死刑本身是不公正的。这只是表明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适用死刑，更加注意如何对待杀害白人的凶手

而不是杀害少数族裔的凶手。巴达尔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是，由于一些无辜的人被处死，司法不公的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许多人被判死刑，但后来都被宣告无罪。如果不是经过多年的上诉，他们最终没有被处决，他们就会在被发现无罪之前被处死。因此，毫无疑问，有许多无辜的人被错误地定罪，然后被处死。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需要避免的悲剧。因此，他说我们需要废除死刑，因为如果你根据所有平反和发现错误定罪的案例进行计算，最好的估计是每年大约有四起无辜者被判谋杀罪。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或者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确信他们最终会被送进死牢并最终被处死。

范登海格对此的回答是，人类的许多活动都会导致无辜者死亡，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停止这些活动。我们只是明白，这只是高速交通等带来的不幸后果。每年在美国道路和高速公路上都会有数千人死亡。

但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人说我们不应该开车，或者我们应该开车，甚至应该大幅降低高速公路的速度限制。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或者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人。

有些人在高层建筑或其他危险的建筑环境中工作，每年都会因严重受伤而死亡数百或数千人。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这些环境中，但我们不会禁止这种行为。我们不会说，好吧，我们就不要建高楼了。

那将拯救很多人的生命。但我们说，好吧，那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这听起来很无情，但我们想要高楼大厦。

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房地产空间，我们希望能够快速驾驶等等。所以，是的，每年有三、四、五千人死于车祸。这太糟糕了。

再次，这看起来有点无情，但这就是我们为了自由和便利而做出的交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好吧，假设确实有几个人被杀了。每年都有无辜的人因错误定罪而死亡。

然后，还有一些人被关在监狱里，他们不一定被判处死刑，但我们知道监狱里有很多无辜的人。但你要做什么？停止监禁人们？结束刑事司法系统？你说，嗯，就像建筑和交通一样，这是不幸的，但你知道，这只是公民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悲惨后果。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回应论点。

Bidau 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是，死刑，极刑，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具有威慑力。很多人认为，有了死刑，人们犯下死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哪里有确凿的统计证据表明死刑比终身监禁更有威慑力？所以，这不是死刑与无刑罚之间的对立。

显然，对于严重犯罪，死刑比完全不判刑更有威慑力。问题是死刑是否比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更有威慑力。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

范登海格的回答援引了人类心理学的基本事实。他说，经验表明，威胁和惩罚越大，威慑力就越大。但他强调，你知道，这样做其实就是按照威慑主义者自己的方式去应对他们，而我们不必这样做。

我们不需要证明死刑比终身监禁更有威慑力，因为支持死刑的主要论点不是威慑力或其他任何好的结果。而是关乎正义。夺走他人生命的人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惩罚必须与罪行相等。这就是范登海格对这一论点的回应。

最后，贝道基于这种功利主义的成本考虑提出了一个论点。

执行死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至少在我们这个依法进行正当程序的社会中是如此。而且你会不断上诉，其中许多案件都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即使没有上诉程序，每次上诉也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些上诉可能会持续十年或更长时间。

事实上，死刑犯通常要等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被处决。这对刑事司法系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那么为什么不拯救社会、拯救政府、拯救大量金钱，将终身监禁作为终极惩罚呢？这样，我们既可以减轻这一巨大的经济负担，又可以消除无辜者被杀害的担忧。

范登海格对此的回应是，我们再次需要考虑替代方案以及将一个人关押 20、30、40、50 年并在监狱中为他们提供饮食和住房的成本。这并不便宜，而至少当一个人被处决时，所有这些成本都节省了。所以，谁知道呢，终身监禁和死刑在总成本方面可能是相等的，或者相当可比。

因此，关于死刑，存在许多哲学论点、非常常见的哲学论点以及赞成和反对意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圣经中赞成和反对的论点。赞成死刑的论点是，旧约规定了死刑，例如在《创世纪》第 9 章第 6 节中，上帝说，“凡流人血的，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因此，人们认为，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死刑是合适的。但对此的回应是，这是对旧约法律的不一致使用，因为在旧约中，还有许多其他罪行也应判处死刑，比如强奸、绑架、乱伦和许多其他形式的行为，而今天我们甚至不会考虑将死刑适用于这些行为。那么，如果我们想以圣经为依据，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性地对谋杀适用死刑，而不是对所有其他事情适用死刑呢？此外，我们今天不像古代以色列那样生活在神权政治中。

支持死刑的另一个论点是引用了《新约》中的一个重要章节，特别是《罗马书》第 13 章，其中使徒保罗赞同地提到了一种致命武器—刀剑。这是该章节的一部分，即《罗马书》第 13 章第 4 和 5 节，保罗说，掌权的人是上帝的仆人，是为了你的利益，但如果你做错了，就要害怕，因为掌权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佩剑。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是愤怒的使者，要惩罚做错事的人。

因此，必须服从权威，不仅因为可能受到惩罚，而且出于良心考虑。因此，他在此特别提到了剑。什么是剑？你不能用剑打人。

你不用鞭打他们的手腕。你用剑杀人。剑是杀人的利器。

很多人会认为这段经文暗中支持死刑。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段经文的背景不是死罪，而是税收和服从统治者，这是正确的。他用这段经文来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服从统治当局。

保罗主要不感兴趣，或者也许他根本不感兴趣，关于死刑的争论。所以，这是对论点标准回答。就从圣经的角度反对死刑的论点而言，一种推理方式诉诸于圣经对仁慈的强调，我们在圣经的多个地方都看到这一点。

耶稣在马太福音 5 章中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到怜悯。在约翰福音 8 章中，在耶稣和这个被抓到犯奸淫的女人的迷人故事中，耶稣似乎拒绝将旧约律法应用于她的案件。你还记得这个被抓到犯奸淫的女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法利赛人说，老师，你怎么说？律法说要杀了她。

你的判断是什么？他在泥土上写字。他一开始没有回答。他们重复了这个问题。

最后，他站起来，向他们讲话。最后，他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扔石头。于是，从最年长的到最年轻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扔下石头走开了。

这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故事，显然是出于仁慈。然后他对那位女士说。他说，谴责你的人去哪儿了？没有人再谴责你了。

然后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现在离开你的罪恶生活吧。他并没有完全免除她的罪责。

这是非常强烈的悔改要求。你知道这一定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她表示了怜悯，但他告诉她，你需要悔改，离开你的罪恶生活。

很有说服力的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指示或批准这些宗教领袖用石头砸死她，尽管他们想这么做。那么我们对此该说些什么呢？许多人会回答说，这并不排除死刑。

这并不表明耶稣反对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争论或暗示耶稣不遵守旧约法律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他们要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旧约法律，那么该妇女的道德犯罪同伙必须在这里出现。

他在哪里？正如鲍勃·迪伦曾经说过的，你不能独自做爱。她必须有一个伙伴来犯下这起道德罪行。他没有在她身边，没有接受她的审判，这表明他们已经偏离了旧约的标准。

所以，他放她走不仅仅是明显违反或废除了旧约律法。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约翰福音第 8 章中的这段经文并不在最可靠的圣经抄本中，这让事情变得复杂。

所以，我知道有些牧师因为这个原因甚至不会讲道。这当然符合我们对耶稣的了解，符合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耶稣的形象。这正是他会做的事情。

但事实上，最可靠的手稿中没有包含它，这让某些学者和牧师有些犹豫。人们有些犹豫，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它，尤其是应用于像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圣经中另一个反对死刑的论点主张，摩西标准将禁止当今的死刑，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是如此。

根据《旧约》的规定，或者说在处理死刑问题时，需要两名或两名以上证人，目击证人必须协助执行死刑。我应该是第一个扔石头的人，是第一个用石头将人砸死的人。而在我们国家目前适用的死刑中，这并不是必需的。

你不必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目击证人。在某些情况下，你需要，比如詹姆斯·霍姆斯的案子。他是蝙蝠侠电影中的杀手，几年前在一家电影院谋杀了十几个人。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如果他被判处死刑，这一特定要求就得到了满足。但全国各地有很多案件和很多死刑犯，没有人看到他们这样做。

这只是其他类型的压倒性证据。我们当然不需要目击者帮助拉动杠杆或按下按钮来启动注射死刑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旧约》中关于目击者帮助执行死刑的规定，其天才之处和实际天才之处在于，如果他们撒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不仅间接地，而且直接地犯下了谋杀、杀害无辜者的罪行。

更不用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实际上必须参与杀害这个人，那么坚持你的虚假故事会更加困难，针对这一论点，人们经常指出，这些都是程序问题，与死刑本身的正义性无关。以命偿命的原则，即以牙还牙的报复法，是超越时代和文化的。

旧约中有一些程序要求，要求两名或两名以上证人出庭作证，以及证人参与杀害罪犯的实际过程。但这只是程序。最重要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或可以成为对犯罪的公正惩罚。

此外，人们经常指出，要求两名或两名以上证人与确定性有关。这是一种认识论保证，即由于我们有这两名证人，所以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个人有罪。也许今天，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最终确定这一点，其确定性与目击证人一样高。

我们知道目击者可能会被误导或混淆。在某些情况下，基因检测可能更加准确，并能为特定个人的犯罪行为提供更多依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使用目击者的证词。

这就是答案。好了，我们开始吧。这是对支持和反对死刑的哲学和神学主要论点的回顾。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教学。这是关于死刑的第 15 节课。